

路官部

總管府

總管府尹 達魯花赤 列尹 知州

事並司

諸州刺史

治中

府判

時文外集

加  
165/60  
47





43  
160  
47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

南江 宣大用 待可 銅

金陵 唐富春 子孫 刑

總管部

總管府

總管府尹 總管府丞 總管府判官 總管府經歷 總管府照磨 總管府推官 總管府主簿 總管府司馬 總管府參軍 總管府都監 總管府副都監 總管府千戶 總管府百戶 總管府經歷 總管府照磨 總管府推官 總管府主簿 總管府司馬 總管府參軍 總管府都監 總管府副都監 總管府千戶 總管府百戶

總管府尹 總管府丞 總管府判官 總管府經歷 總管府照磨 總管府推官 總管府主簿 總管府司馬 總管府參軍 總管府都監 總管府副都監 總管府千戶 總管府百戶

總管府尹 總管府丞 總管府判官 總管府經歷 總管府照磨 總管府推官 總管府主簿 總管府司馬 總管府參軍 總管府都監 總管府副都監 總管府千戶 總管府百戶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之十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

總管府

總管府尹 達魯花赤 事並同  
州尹 知州 知府 刺史

歷代沿革古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罷侯置守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掌理其郡秩二千石守丞尉

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新室改曰大尹中興仍西漢舊三國因之晉郡守皆加將軍

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太和中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



利  
268  
40



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等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置通守唐武德元年改太守為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別刺史加號持節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帝改為郡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監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五代仍刺史之號宋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州鎮有闕則或遣文朝官權知始太祖削外權牧伯之闕只令中臣權蒞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

密院宣徽院職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判州府事元置上路達魯花赤上路總管兼府尹正三品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達魯花赤上州尹從四品中州達魯花赤中州知州正五品下州達魯花赤下州知州從五品散府達魯花赤散府知府正四品又有諸州刺史從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府事同知散府事同知上中下州事

羣書要語外有州牧侯伯書八命作牧周禮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董策古者參用名儒典領大郡本經術以濟事參禮法以訓人居一州之表為千里之師常集川有封侯之賞膠東有爾書之勞同上賈琮以最於十二州頒之以爾書黃霸以用于二千石寵之以侯印常處厚對策今之



郡守古侯伯也於更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白集

殷彫制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

楊潛制于時州宰高季通秩映隼旗榮參熊軾徐游藝碑州將

李憬潤河承寄以廉能居課最之先顏元孫新興寺碑丈夫官

至刺史亦榮矣韓文欽此大惠施于一方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同上歲會課第甲於他州白集亟分符守于頓制俾從竹使之

權王博制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選昭王碑寵冠列藩越敷邦教

褚淵碑愈承朝命為此州長韓文雙旌五馬記室新書政有六

條白六帖事見後隼旗熊軾剖竹分符並同上新綬在股兩

轡有輝權德輿送均守序外臺列岳刺郡漢書郡將兼領武

事同上初由宰府備數典城蔡邕上章隼飛旗上熊伏軾前皂

蓋分輝彤幘耀彩記室新書爰牧荊州威行郡國奉法作則居

後履繁華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謝夷吾

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日

詩句燕寢疑清香兵衛森畫戟唐帝蘇州詩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謝夷運出守永嘉人日騎紫馬者太守也杜甫詩我

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白樂天紹興詩湘竹班班湘

水春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雄詩新賜蘭書墨未乾賢人暫屈

遠人安劉禹錫寄澧州太守文石陛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

鴻杜牧寄宣州守鶴髮州民擁使車人人盡說受恩初權德輿

撫州詩海國歐鄉浙水東暫煩良守此憑熊宋綬詩淮海維揚

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杜甫寄章梓州為郡暫辭雙鳳關全



家遠過九龍灘

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

杜甫寄劉峽州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材

韓愈詩

柳岸風來影

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

杜牧齊安詩

秉鈞方咫尺銀翻再聯翩

杜寄巴州嚴使君詩

作郡廬山下

東坡讀書山中詩

漢節從分

竹劉鞭不用蒲

唐子西送陳守

惟君萬里分符去蒼梧之野舜

遊處郭祥正和吳守

五馬持山節

三表對水田

錢惟演

擊鼓鳴

笳引登船一麾行指斗牛邊

曾子周送陳守

到處聚觀禾稊吏

此邦宜看玉堂仙

東坡贈越守

江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擁

使君晏殊送凌守赴宣城

文章得丹桂

仕宦到朱輪

唐子西送

陳守畫鳳仙楹遠塗唯郡閣閑

錢惟演送王滁州

人空使君如

望月要須如鏡莫如鈎

王十朋贈明守

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

還隨驛使來

荆公送素守

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

司馬公送齊學士知荆南

老幼化服

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

東坡送宋大守行看鳳尾詔下脚虎頭州

東坡

滿目江山富

堂公餘身在水雲鄉

王十朋守興國

富川郡治居高閣萬頃平

湖儿案間

同上

困人少倚東園

望擬築沙堤

到廣陵

李樂揚州

詩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

温公送石昌言

水邊花氣薰衣服

嶺上嵐光濕畫旗

朱慶餘送林劭詩

子歸治小國洪鐘噓微撞

東坡送楊孟容知南安軍

過畫臺荒與復新

漳州畫戟擁詩人

陳興義贈漳守

今侯冰蘖清到底

一粒不嚼廬陵米一芽只淪

清泉水玉皇知渠是良吏

楊誠齋

古今事實



為銅虎符

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史記

皂蓋朱轡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於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轡

所居黃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旗用青符

東方刺史曰青龍符餘方准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

造玉麟符

樊子蓋守東都有功煬帝勞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五馬之貴

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左駮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駮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駮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遁齋閑覽與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潘子真詩話

千騎長人

東方千騎長人注謂諸侯也

東方千騎長人

注謂諸侯也



賜車蓋

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以彰有德

賜車馬

漢韓崇為汝南太守賜車馬

賜車劍

謝夷吾字堯卿為鉅鹿太守制臨發王特賜車劍

賜履被

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終無損功名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軍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璽書勸勵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効輒以璽書勸勵增重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前漢循史傳序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後漢循史傳序

臨軒冊受



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興卧對  
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歎始  
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  
乃遣唐循史傳序

過家上冢

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

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駟馬車來迎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  
車載育入殿中注三公奉使之車

衣錦還鄉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  
無西顧之憂

衣錦再榮

令狐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與整同起兵逐張寶時  
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  
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  
燉煌太守

夢刀得州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卧屋梁上瀆吏又夢一刀



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

夢斷般囊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來斷般囊者以為水邊女是汝字斷般囊者是新虎頭也不作汝南當汝陰果選汝陰王隱晉書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再為州牧

魏相再為內河黃霸再為潁川陳審再為樂安陶侃再為荊州寇恂再為河內郭伋再為并州白六帖

重授并州

梁習字于虞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境咸安兼貢達闕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也令僕出守

尚書令僕出為郡守郡守入為三公後漢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植虞鮑昱爰延皆自郡守入拜三公



事類彙編卷之十

朱博字子元為瑯琊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

入為宰相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入為宰相唐馬周傳

宰相出為

唐則天議更州縣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望於

臺閣寺監妙揀賢良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平章事常嗣立先行

以示群臣百官志

侍中出為

張酺字孟侯章帝時自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都太守視事

十五年晏類要

八居九列

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為使君每聽

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所遣左右數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

喜見顏色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又尹翁歸為東陽太守

後翁歸二子皆為郡

號萬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石建一門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事類彙編卷之十

卷之十

一

急守三



號四龍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聖卿徙西河上郡太守治行略與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仍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文錦還鄉盡榮養之禮轉相東長史太守如故弟之亨代之遴為長史南郡太守荆士懷之不復稱名號大南郡小南郡南史

治有異等

漢王成爲郡太守治有異等

治爲第一

穎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治爲天下第一

秦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爲丹陽太守三公秦課爲天下第一

典藩異政

袁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幸輔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

治有異績

盧真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記惡碑



天下長者

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請治郡

耿純請治郡盡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顏斐字文林治為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朗字少英為河內太守政稱為三河表

清簡為最

宗室李岷為睢陽太守清簡為二千石最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典大郡時鳳閣侍郎常嗣立等二十人申選到郡政績可稱者獨常州薛光謙徐州司馬鏗二人而已

河東股肱

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季布傳

汝南心腹

後漢韓崇為汝南太守召引見賜車馬束帛上敕崇曰汝南心腹之郡位次京師也

吏人攀車

孟嘗為合浦太守當還吏人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夜遁去



耆老遮道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耆老至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

願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借寇恂一年上乃留拜之

乞留魯定

魏魯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遷太原守天水人乞留魯定帝許之策書褒美

乞留種暠

種暠為涼州太守被徵更乃請關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

女送到漢陽界暠與相揖十里不絕

欲得耿君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馬駕云欲復得耿君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之

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蜀郡人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本傳

居富去思

漢世良吏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壽張敞之屬皆彌其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



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 前漢循吏傳

卧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

攀船不忍別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

別 吳郡志

郡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

擁馬遮道

唐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遮道不復去乘馬鞭登民

皆截留之

復還去珠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徙交趾嘗華易前弊未  
經歲珠復還

為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乃為將作  
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耶為入選一太錢受之

送車二乘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  
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震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却而不受

裴號獨立

裴俠守河北日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歎服號獨立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不見邑子

尹翁歸為東陽太守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

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在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冰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洪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

清見越石

宋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清亦徹底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府君非惟政善清亦徹底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匹為裝



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

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本傳

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復進續

出前燕示之府丞慙而止

漢書

鄧攸為吳郡太守不食祿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

千人挽船進不得公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雞鳴

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船物無取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昔人為蜀長史終身

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畫像自戒

申微畫楊震之像於寢室以自戒

後周書

計日受祿

後漢楊秉字叔節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以船載土

洪規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船載土而歸

賣劍買牛

龔遂為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蒔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莖  
五雞五又郡人好帶劍佩刀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  
牛而佩犢



無襦有褲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有袴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教務農桑畜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是大興學校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

後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

多伏氏之學

起學成都

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起學官使弟子受業遂變成都普風天下郡國立學校自文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為東都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人間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每行縣慰父老以農桑之言勉少年



以孝悌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材，民皆樂業。

人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含哺鼓腹。後岑彭傳

精力煩碎

始若煩碎，其政米鹽，唯霸精力行之。**注**米鹽言至細。黃霸傳

無拘文法

龔遂為渤海太守，奏曰：「治亂人猶治亂繩，不可急願。」敕丞相御

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閑閣卧理

前汲黯為淮陽太守，閑閣卧理，黯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又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黯多病，卧閣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為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相訟，是日移病不聽事。於是遜謝不敢復爭。」

選賢布詔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選擇賢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



抑強扶弱

後漢耿純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日理劇郡非賞罰無以勸懲吏追捕有功者願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去

大治東海

前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歲余東海大治

郡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戶口歲增召守京兆尹復有詔歸

潁川太守官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漢陽大治

後漢庖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雞一白水一盂置屏前自抱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雞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皮鞭示耻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北史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



不出行縣  
漢韓延壽為東都太守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

無益重為煩也  
強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太守稱疾不視事二年不行縣門下掾

諫篆乃強起班春又續會志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  
乏絕

聽事以時  
後漢宋均為九江守聽事以時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虎渡江去  
路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路不拾遺又嚴延年為涿郡太守郡中震

恐道不拾遺又范曄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又宋登字叔陽為  
潁川太守市無一價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寶物因泰市奴  
婢泰皆挂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摧折豪強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屏息野無欺盜其為政務在摧折豪  
強

摘發奸邪

漢黃香為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決  
畏如大府



鄧都為濟南太守族滅疇氏餘皆股慄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誅族豪右

漢鄧都為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為青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吏出道旁為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人謂陽春

宋璟為郡太守愛民恤物人謂有脚陽春天寶遺事

民號屠伯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願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歸為河南太守躬勸耕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甯虎臧彪

甯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



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民飢獲全

晉丹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民飢。三吳尤甚。回輒開倉一境。獲全。

盜賊屏息

魏顏裴為郡太守。囹圄空虛。盜賊屏息。

帝城河潤

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千里，故京師并蒙福也。

荆部聯璧

普泰中，帝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左右，令百司誦習。

延之五詠

顏延之為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曰：五薦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賜書具對

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待從。



之事出為郡吏問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願奉二年計最

乞祿得郡

戴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擲掬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温笑以友為襄陽太守世說

乞備冗官

黃香為尚書令後為唐東郡太守上疏乞留備冗官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後唐書

不共典籤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愨為豫州典籤毋多連執愨大怒曰愨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甬隨軍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早駕行部所經輒隨軍而甬注虎隨喪去

王業拜荆州遷司隸道卒有二百虎低頭隨喪而去

白鳥見幽州

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鳥見

黃龍望府中

沈曹為邑陵太守有三黃龍望府中

虎東渡江

後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奔人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虎北渡河

後漢劉昆遷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化盛行虎皆負子渡河詔問昆曰前守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然昆曰偶然尔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

鱷魚遠徙

韓愈為潮州刺史鱷魚不為暴徙六十里

蝗飛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蝗至輒散

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散去界外

蝗入輒死

趙嘉為平原太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嘉禾生府

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

岑彭為潁川太守乃有甘露嘉禾鳳凰麒麟之瑞集其境土

秀麥兩岐

後張堪為漁陽太守擊匈奴開稻田千萬頃勸耕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嘉禾同穎

梁柳渾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達於治道

温嶠字太真鎮江州温達於治道將厲風俗甄顯異行

猶存遺風

琅琊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晷宗資為汝南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書詔後范滂傳

靈運遊山

晉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遂

肆意遊遨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陳蕃設榻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謝安贈扇

晉袁宏為東陽守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郡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丟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不丟州郡武備後盜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賓客進仕



漢宋博好樂士夫為郡守賓客常滿門欲進仕者薦舉之

掾吏師友

漢嚴翊謂掾吏為師友

府庭生梓

梁陸倕尋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誦經俯闕朱轡

仰瞻僧冕曼類要

戴帽賜片

梁彥先拜趙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百姓呼為戴帽  
賜片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為湘州  
改絃易調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從之復為湘州刺史豪猾  
者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強笑彥先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

於是狡猾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召還領相

宋太宗朝遺事張忠定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  
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既而召還遂領相印

入辭許召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太宗許以三歲召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  
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故鄉書錦

王祐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書錦者也職畧



州人遷留

曾公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遷留夜乘間乃去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張忠定神道碑

民爭我公

杜正獻公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旼曰百姓果信我不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尔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朱語錄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去思遺愛所在歌舞之

親舊屏息

包拯知廬州即鄉郡守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屏息

關節不到

包希仁知開封為入劄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閩羅包老凍水記聞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卽市藥物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荆南卽市所須藥物以徃在在無所須

戒市南藥

余襄公帥一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

恨取白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爲終身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筆談

一鶴自隨

趙清獻公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拯爲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一硯不持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東齋記事



水精燈籠

張中庸治洋州民號為水精燈籠

不阿鄉曲

苕溪漁隱曰包拯合肥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詩曰直栢終為棟衡劍不作鈎

不事遊宴

李及知杭州性靖介惡錢塘風俗侈靡不事遊宴居官未嘗市器物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尔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係獄

此吏故縱之也 語錄

比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闢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慙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林再守錢塘天下劇郡從容為之其政本於愷悌然心嚴而肅民不敢犯議者謂二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呂氏家塾記

延獎學者

張永守益州時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遂延將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州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救活飢民



富商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糴活七萬人仁宗遣使勞公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矣又一云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日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言行錄

民驚為神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復敢欺墓記

治稱神明

劉敞治長安大姓范備積產數百萬員武功家不徭役者五十

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人皆知備罔冒不敢言公因事發之窮治備伏罪長安中權呼稱神明行狀

出詩愛民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東君端為庶民斟

寬簡便民

歐陽公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戡五六日兩月後官府間如禮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飢民寬禁

張泳知杭州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

飢民不流

吳中大飢范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後又新倉教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准杭民不流徙

發廩勸分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飢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修城使

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

以米易鹽

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佑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益民無餒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藉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價糶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公之賜也



南康無飢

知南康軍適值荒阜先生拯救有方民無飢色天子嘉其能就任除直秘閣提舉浙東

晦庵行狀

增價商湊

趙清獻公在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躍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禁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減價米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置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抑市價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至平其價

東齋記事

減常平糶

蘇軾知杭州大旱飢盜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二故米不至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民遂免大旱之苦

發常平粟

范純仁知慶州餓餒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賑之州郡皆欲候奏請公曰九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處州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尔與之鄰獨無愧乎則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賈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



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辦告二十年諸邑爭效之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晞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粟米以濟貧民後主改之貧無所濟晞叔奏復之民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邵父陳母

祥符九年邵晔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颺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呼為余佛

余崇龜守九江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為民禱祈既

而雨霽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樂易之政歲又順成莫不舉手加額呼為余佛

比鄭子產

王待制質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錢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矣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

外戶不閉

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知鄭州為政惠和而尤能鈎考情偽禁戢奸盜郡多寇攘公至境悉竄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號曾開門

先期通償

...

...



丞相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通市易緡錢書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妖賊伏辜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公曰使者欲藉兵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吾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耳丁子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酒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墓記

盜飢減死

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歐陽六一集

犯法減半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即呼出立于庭下戒勸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容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系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言行錄

賊衆大潰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 德壽堂



劉忠顯守越睦州方臘陷睦杭一州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吾  
為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為動遂募其壘練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  
城下公麾眾出戰賊大潰橫屍蔽路自是不敢近越民相與創  
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墓誌

從卒氣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廳舍夜久不能從卒輒拆馬  
廐為之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  
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記聞

訛言帖然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至暮路無  
行人公冷知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

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戮於市即日帖然

徹元濟祠

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  
公李太尉德加蔡人胡不為祠命工徹元濟祠廟建一公祠

證乳醫罪

韓忠獻公知洋州太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  
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倉囊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  
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前案牘視之  
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眾皆伏  
罪東軒筆錄

繫死豪民



奸利事繁械繫死于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免且誣  
公以買妾事奏政劉珙奏李某為郡得罪豪民為其所誣上願  
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墓誌

鏐板戒民

張忠定公每斷事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鏐板名之曰戒民  
集太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為政便人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府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錄所行  
為王公異斷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富人孫氏  
京師太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  
罪徙之遠方豪猾斂手聲聞赫然

盜賊屏息

劉敞守鄆州鄆北易守政事不治公乃更約東明賞罰月餘境  
內肅清盜賊屏息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先是西路久旱鄆  
多旱蝗公入境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

招誘群盜

柳開字仲塗太宗征河東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  
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首置之左右  
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尔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去豈



不可

即誅亂卒

向文簡出知永興時有告蔡卒欲倚難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  
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宿僚兵官置酒縱悶命讎入召至  
階公振袂一揮伏卒盡出盡密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亂卒掃  
庭張樂宴樂賓從股慄

虜繫服入

王文正公再位大名虜使往復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繫  
服而後入境語錄

異域指使

余靖在廣恩信被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

願指氣使之

賜錢旌繫

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肩輿甚嚴發之得寶  
貨數千楨皆李氏官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歎曰府  
庫之物有籍貪贖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  
百萬以旌其繫

抗辭受賞

劉忠顯先是諸路守臣得旨班賞有司多沮格會有除公資政  
之命乃抗辭至五六上親筆促拜公奏曰臣艱難時與士卒同  
暴露今獨先受賞士卒謂何上即促有司治賞

瑞奏得體



陳襄知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盖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時陳襄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不敢不奏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遺事

瑞芝不奏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僚屬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蝗飛墜水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青州無害

鶴訴取雛

張次山為泰山守嘗有鶴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鶴先飛令兵官隨往集一木上蓋鄰側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其

罪鶴乃飛去

隨車而雨

陳戩知處州時苦亢旱公下車甫沾足以為隨車雨

入境而雨

劉公敞守鄞州尤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兩數日蝗自出境去歲以有年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昌黎

臣某言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



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恭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誰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東白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魎爲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政未優武尅不副嬖臣姦諛蠹居其處推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開機闔雷厲風飛日



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犬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美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功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登自拘海島戚戚嗟嗟且與死逼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自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狂感恩戀闕慙惶懇適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爲劉同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管田長春官使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惟懦之質無區處之能託迹儒門天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首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翊密迓王都古称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存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踟躕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自係月倘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



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  
營之至

代常永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某永州刺史以某日月到州上訖受  
命若驚臨職弥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無能累更事  
任神州未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實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  
駕朱輪綠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之誼况  
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粵左衽居椎髻之半以墾乃石田之餘  
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  
於一時積弊遂餘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  
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

以自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  
殞越之至

送曹顛州序

洪邁

開封曹侯守顛三年有四月乃得代去去之日代者番陽洪邁  
出祖于十里津亭上舉酒挹之曰曹大夫仕宦至二千石古稱  
人生五馬貴陛下垂意方內為斯民宅牧地無小官無卑其去  
其還必賜延英對雖臺寺要職更內外非真守一郡不得入尚  
書為郎苟以是官至造膝正合上心其聯清鷺華直探物笥中  
耳然郡國或荒寒不可治積為長吏憂今年天惜用自湘西  
江放乎彭蠡之濱蓋數百城皆莫得善歲唯顛也獨中熟人人  
言侯治狀昭卓可稱道天用昇之嘉祥莫明其功持歸報天子



用以足舌侯之策富貴不待證龜蔡也為我竟此爵謝曹大夫  
霜風鳴笳萬木僵立黃鶴高遊夏摩青雲鷓鴣啼空谷中與  
附翼而翔詎可得於是船鼓三通僕夫趣整焉侯去矣乾道七  
年十一月十四日序

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倣見吏民敬宣詔旨  
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譎拙學術迂踈入侍禁林謹守勿欺之  
節出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慙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  
寄泉雖闔鎮古號樂郊其奈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太  
苛而蠻琛罕至滂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培增郡帑之  
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

臣同鄰邦之轉餉罄罄乎鞭朴之苦眈眈焉帆檣之來凡茲數  
端尤為深病願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稟莫知其稱  
塞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  
欲便甘旨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遂職以樂  
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各隆知廉平而吏民敬  
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再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奉祠居里每勸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臨舊服  
恪布寬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白之怒聖君太  
度山林鮮終弃之才韓定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  
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乏漢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



昨者金華之入侍温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  
君之無術方梓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迫濡有一頌盡洗元成  
之玷何啻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  
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沒齒飯蔬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  
所期敢圖皂蓋朱轡之革仍泄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  
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周弊  
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爲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  
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給半出於鑿空自省  
汗疎若爲經理茲益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  
爲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爲體國故取臣平時  
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毋今獨携琴祿弗逮

於養親志唯過於報上拊摩瘡痍冀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  
根爲聖朝元氣之丁助

知福州謝表

真德秀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闔之除顯服龍光  
私憂<sub>中謝</sub>負<sub>伏念</sub>孤忠自信獨立無朋先帝<sub>較</sub>諸玉堂  
之廬俾司漕計陛下<sub>滌</sub>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一紀  
之遭逢一節四壁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期冰蘖自將粗謹  
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砥初心而  
猶慊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在親擢  
西甯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伯牧之命里門在望實均  
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夷之



未復考此年倣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在  
 誰為遊金之角雖幸勝之所傷多矣沈宿疾甫瘳之後止貞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堡障適臣所職祗媿  
 非材茲茲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  
 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征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 詔  
 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關淮陽之間職當有效願惟頴  
 川渤海之師

知常州謝到任表

楊廷秀

承流闡微初叨江海之塵易地湖西忽昇股肱之郡分顧憂而  
 益重豈薄陋之克堪臣中謝伏念 臣嗜古成迂信書故退頃從  
 山水之縣入陪鸞鷲之班心平愛君而直前慨然遇事而妄發

非聖明之全度則孤拙之疾顛尋將毋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  
 玉色臨遣金聲撫柔憇公幹滄濱之身三年于外易獨孤常州  
 之任再命茲恭敢謂載益而望天今復舉頭而見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纂堯乃武蹈舜斯仁道在大極之先不居其聖明  
 見萬里之外以臨其民咨諏慈惠之師布宣寬大之詔顧捐輔  
 郡以詭下臣臣敢不既竭篤才底綏積服惟郡邑先惠養之治  
 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知筠州謝表

楊廷秀

雷雷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期而俱近感及  
 喜以來先不勞載驅已抵所治臣中謝伏念 臣學問將落行  
 能無稱岩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願其外以奚為際



熙運之明休彙群材而登進再收遠跡誕真周行念文教之忠  
云既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而未老而先衰兒女滿前昏嫁未  
畢方抒情而地踏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  
西道院製書於劔池仰惟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立心咸五侔得由三疇若予厚年之仁佑冒率  
土日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愛珪符下逮樛櫟敢不祗  
若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戶之間所先豈弟民和壠畝之上茲  
謂答揚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吳永叔

起廢寓里疏榮价藩罪積如丘山聖恩深於雨露恭惟 皇  
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敷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

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豈應一介臣之微  
輒冒二千石之寄伏念 臣學迂而癖志廣而疎居官無以瘡入  
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國既不以治辨名逮再守永嘉尋復  
坐慙弱免雖累女望娥眉而交嫉寔小人負乘器以招尤退處  
一丘亦遭三黜特荷 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  
非臣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闕  
敷陳而首符督迫促臣上道便殿不得入奏側門不及候罷空  
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玉音之訓式欽乃命爰疾其驅臣  
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楊域向也物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  
催一十五萬碩而所受尚欠一月之糧倉管五十七萬錢而所  
取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



密而訟益繁，強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帥權分隸于九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孤壘孑立，百為莫聞。然臣常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採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舉設孺子一榻，清譽高於岱嵩；王弘仲得文正片碑，靈光射于牛斗。逮于聖宋，懿我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號。首振吏治，以開中興；今天子聖明朝廷寬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符。臣已于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潭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衰病臥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闕，重玷選掄。雖晏控於艱，雖願由

勤於褒諭，寵榮實異，感懼難勝。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中謝伏念，臣迂疎末學，災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海瀕牧養，尚愧疆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期巨屏存拜，明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展詩書之試。况學兼嶽麓，修明遠自於前賢，而褻帶洞廷，鎮附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豈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為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辭，俯殫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電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愾，終望於憐。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兢惶夫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中謝伏念。臣早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亦既闕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絕徼。青衫奉檄。昔嘗粗習其士風。白首分符。今庶少安於甞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益伏遇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尤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弃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盡瘁之勤。疾疢或

加未免告歸之瀆。尚繁覆燾卒遂生成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元晦

迂愚無用。又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浹。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頗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祗於召節。銜哀抱病。既莫効於驅馳。假寵疏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答於殊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自垂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歷而莫回。終坐儒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



實孫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  
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  
弃物致茲孱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猶粗聞  
於疾疢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  
路克對寵光

謝上表

洪邁

禁門直北久違龍尾之趨藩郡落南忽玷虎頭之寄即祇官次  
恭布詔條中謝伏念臣蕩落而無所容愚懂而不逮事遭逢嘉  
會自孤天地之恩留滯窮塗已隔江湖之夢不謂左符之寵優  
勤前席之思今所領州故為劇鎮地方千里接甌閩百越之區  
縣列十城介谿谷萬山之阻人虛憍而尚氣俗此氣以難馴平

時蒙珥筆之聲曩歲蹈弄兵之釁皇風下暢既洗滌於三薰習  
氣相挺殆漸摩而一變得居長吏真可備負茲蓋伏遇 皇帝  
陛下德如 仁宗武類 藝祖及國家之間暇先務養民知稼  
穡之艱難益嚴宅牧過令臣輩亦預遣中重念臣頃侍清光最  
紆殊眷雖兩言溢惠欲興投行之疑而一意在公獨賴垂旒之  
監致茲拔擢盡出生成比膺便坐之從容曲軫溫顏而尉藉感  
聖度不忘於微賤顧孤蹤寧慮於弃捐臣敢不鞭策疲駑奉行  
寬大即墨受封於萬室豈曰能賢會稽上最於三年其惟共理

謝知建寧府表

洪邁

香火奉祠所祈申命絲綸假寵更俾治民戴恩施之非常極慶  
捐而莫報中謝伏念臣天資慙拙人品妄庸絀石室之書久慙



清貫汚玉堂之直深負隆知一去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  
 下猶居推擇之中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游意泰和玩心至理  
 方播芻垂紳之盛豈謂乏才顧遺簪弊履之微亦容待罪致令  
 冗散獲殿潛藩臣尚尔懷草未遑進謝備漢庭之筆素敢忘安  
 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劇子牟之戀

建寧府謝上表

洪邁

去朝一紀望絕餘榮受郡二年恩容趣上既吉蠲於印組即延  
 見於吏民恭戴光靈深惟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由凡品誤席隆  
 知豈有文章輒代言於禁掖初無學術更勸講於華光未殫窺  
 管之愚已因挈餅之智身居散地命託旻夫方祠館之載求乃  
 郡符之屢付維茲建水實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夙標巨鎮

木龍之雨露今號潛藩以君所為不輕而重曾是摧頽之質亦  
 分牧守之權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仁履乾坤威加華夏春耕  
 秋歛灼知王業之艱難夜寐夙興惟欲人情之壽富軫念甘泉  
 之舊或能惠澤之承不使長閑存令共理臣敢不仰祗德意力  
 效庸焉行止非人適有辭於棘訟始終報上敢自詭於瓜時

饒州謝上表

洪邁

禁林挾日未遑坐席之温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  
 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即趨官守中謝伏念臣生  
 而性介天與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  
 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還方  
 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



由固為輕典佩銀黃而奔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家桑梓遂晨昏之養松楸寬憂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合德天地玩心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空友曾效於秋毫下佞不賢尚叨榮於書牘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共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獄市

建康謝上表

洪邁

香火秦祠久臥漳濱之病絲綸借寵忽開江表之藩方俯儀以固辭辱丁寧而趣上荷恩滋甚揣分難勝中謝伏念臣孤起諸生親逢上聖頻年近侍空食積俸於人言累月中樞侍食願安於天職退從散位惕侯嚴誅當王度之清夷列公材於中外臣

之無似上所誤知奉留都完鑰之嚴况顛帥樹受連府節符之寄仍護鄉州三組以夸一朝而獲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如天至健若日大明處法官之中五帝其名莫及行聖人之政三王之感易為赫然夫決於小人卓尔晋昭於君子一新美化可謂昂辰豈伊朽頌之餘首玷蕃宣之重臣未知為吏何以治民安田里而無歎愁雖謹思於體國以簿書而報期會諒不免於瘵官唯有愚忠仰酬大造

代陸提舉漳州謝上表

洪邁

乘輶東廣初無華遠之功分屏南州更受牧人之寄即趨官署祇布詔條中謝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瑣隸抱關擊柝居自分於塵埃攬轡登車忽濫蒙於推擇偶遭官刑之逮敢期天寵之



加惟是渾江素稱道院聖賢相遇坐收無悔之威草野雖愚亦識有生之樂名為郡守不異家居輒叨符竹之榮仍託鄉閭之便曾何僥倖為是遭逢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合明乾坤同量任賢勿貳立太師茲惟三公共已無為履至尊而制六合遴選循良之吏奉行寬大之書臣願以衰殘真勝委付安庶民而忘歎息勉躬導於明恩敬盛德而賦中和更力哀於善類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呂伯恭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之才佩郡綬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撫躬踟躕泣事凌兢中謝竊以群萬國之輿圖大一主之統御地分遠迹之別政有先後之差緊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底乎康乂睠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

登覽故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攷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共理必摠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周旋遺族真心造化已絕意於紫青屈首簿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荐遂誤昇於蕃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幬之中凡茲銅虎之盼尤謹王關之成曾何疎賤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條輯寧閭里挈瓶守器誓力保於封陞篋瓦畫瓊敢坐糜於廩祿

袁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具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某本起鯁生敢為拙宦偶逢摠攬遂忝



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使朝之對莫施黃燭禪日月之清明  
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  
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表  
爲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  
且辱以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况別茲  
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親之一  
念若爲忠孝之兩全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王威作新吏  
治謂多壘艱難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迺  
如臣等亦在數中敢不厚培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  
共願爲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古詩

送丁卿李吏部赴召

楊廷秀

吾州史君五十年不曾召節來日還老去送人作太守不曾送  
人上九天玉皇去年選丁賞遣來螺浦蘇我鯨玉皇今年喚渠  
還州民遮道不得前文儒佳政萬口傳近世能吏了不閑道渠  
豈弟父母然凜然水霜照人寒道渠明斷神一般秋毫不擾田  
里安一州天下孰後先要渠筆彙侍甘泉尚書履聲吏接連更  
進一步百尺竿素樞黃閣半武間梅花滿枝雪蒲山雪花能舞  
梅能言浦餞史君金玉船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王介甫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連城紈如霧聞主舊宮  
室丹漆美王度今爲太帥府千里來赴想元侯文章翁更以能



吏著峨峨中天閣鳴玉改新步街詔出黎嶺方為遠人慕旌旗  
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座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  
侯正求助名城雖為樂行矣未宜遽

和吳仲庶出守潭州

王介甫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庭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  
開吏接堂上肘指偽談笑間靜若在林藪連墻畫山水隱几詩  
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方今  
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鄙諒多美酒不知尊前客更  
得賈生否

送兵部張尚書知建寧

徐璣

焚罪南坡藁星華接履聲艱時曾倚重鈞賞賴持平仲甫思全

袞元宗正本共丰儀麟閣貴威重大戎驚聖主憂遐遠朝端擇  
老成邇臣宣惠化七嶺動惟情風俗勝劔田間遂鑿耕試茶龍  
井碧開硯鳳潭清秋白江沙渺晴天鼓角鳴稻香隨使驛桂影  
伴仙程美玉非藏韞黃金笑滿羸寬和無白髮卑遜有高名登  
用唐二世樞机漢九卿昂司虛正席丹宸待忠誠

寄江西裴中丞

劉禹錫

前年初關守慎簡由袞辰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是時左馮  
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璋優詔發青紙朔風奸吏免先令疲  
人喜何武効腐儒陳蕃禮高士

送趙承之守南陽

南陽太守朱兩鞬朝辭蓬萊暮南轅古來南陽有賢守前稱邵



父與社母自從萊公財鎮餘一子不復傳人口請公作詩歌救  
芾使民歌之偕祀字年年行樂公不違太守未醉遊人醉

送口希道知和州

蘇子瞻

君家連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  
往傳諸郎觀君崛鬱負奇相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屢奔  
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送王介甫知毗陵

梅聖俞

今君請郡去頗喜民將蘇每觀一干石結束辭園都絲鞵加錦  
緣銀勒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槌盛前驅君又不如比革轡障  
泥烏徐行問風俗低意騎瘦驚下情靡不達略細舉其私

律詩

贈李勉

杜甫

清高金莖露止直朱縉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

贈昇守

李白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惜高名

送李廣州

杜甫

斧鉞下青真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贈公口守

李白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曾然

江陵送馬大卿赴闕

杜甫

卿月升金掌陽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送韋韶州

杜甫

事類彙編

卷之二

卷之三

德心亭



事文類聚卷之十 卷之十 五三 德壽堂有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新令聞同舍有耀光

成都詩

杜甫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送牛僧儒鎮揚州

白居易

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

錢漚守高使君赴任

盧藏用

郡築方山鎮安仁外氏鄉從來二千石天子命惟良

送令狐相公守南梁一首

劉禹錫

久鎮鷓行重無嫌虎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生

又

簡命須臾出皇華次第行功成全衮後麟閣著高名

賀弘農公

柳子厚

峻節臨行囑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送洛州詩

蘇子瞻

還將刺史節却馮朱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鬚且少存

贈德安生

范能

安陸號方鎮江邊無事州民淳詞訟少務簡官政優

泉州詩

謝稔

闡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鎮師帥得賢侯

送陳桐知陝州

蘇子瞻

天驥皆渴雲長鳴飽芻禾君獨一麾去欲塵五袴歌

送靈師

韓愈



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贈錢。手持南曹叙。文重青瑣編。古氣參象係。高標揖大玄。

寄楊桂州

杜牧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對此須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寄白頭吟。

寄裴施州

韓愈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官殿春門隔。雲山紫籬深。人生五馬貴。莫遣鬢毛侵。

送嚴大夫赴桂州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障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艦艖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送王十朋知湖州

司馬君實

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希。葦蕖羨紫綠。鱸膾雪花飛。星斗寒相照。烟波碧四圍。柳侯來治牧。草樹轉清輝。

謝子瞻內翰浙西開府

錢祈父

雋庭鴛鷺集。珍群病翮摧。頽下九門罪。矣我慚。非書錦。回翔公亦暫。朱輪襲黃改。化知應。尔夔契。謀謨想自存。

送錢守婺州

蘇子瞻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緩來濯澗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

送張嘉州

蘇子瞻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為嘉太守。載酒時



作凌雲遊

送吳中復鎮長沙

郭儼

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第一州  
遶廊白雲衡嶽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寄劉秀州

楊億

騎置迢迢阻玉音左煎江海遂初心  
郡樓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送吉州江公著

蘇子瞻

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燦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  
簿書期會得餘閑亦念人生行樂爾

寄裴施州

韓愈

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  
金鐘大鑪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流  
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

寄虞卿知常州

韓愈

魯王虞書卿刺史今朝自請左符來  
青雲直上無多露却要斜飛取勢回

送李楚州

劉禹錫

緹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  
兒童但喜迎新守故吏猶應記小名

送楊壽州

劉禹錫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  
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



送程六表弟

蘇子瞻

竹使猶持刺史節尚方行賜尚書鳥前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  
乃收蘭粟

送表守

曾南豐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漠管絃三市晚畫堂烟  
滿五峰秋

贈東坡守杭

秦觀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  
閑事亦無

凝香齋詩

每覺西窗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

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清耳漱寒流沉烟細細細黃  
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送王吉州宜子舍人知明州

楊廷秀

滿聽除書好明州勝吉州又為邦伯去政坐治聲優過闕端能  
遇居中定作留新民莫謾喜竹馬不須休

又

碧海翻詞筆清霜逼誼風不應盛名下未着玉堂中剩欲公留  
此其知帝望公從今摩病眼看到火城紅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劍

楊廷秀

甫尔丞農扈翩然牧劍津諸公誰不相有子幾何人氣節霜餘  
凜辭章玉樣新飛騰可輕料渠亦正青春



又  
我召公先到公歸我亦行三年如夢爾一笑可伶生野店緣山  
去春風金轡輕先愁饒水上話別若為情

送吉州太守朱子淵造朝二首 楊廷秀

廬陵雖做定何如請看縣川朱大夫秋月滿懷春蒲面視民如  
子吏如奴萬艘白粲何曾見百姓金城舊更無歸侍玉皇香案  
了甘棠便是瑞蓮圖 郡中三瑞堂前生數枝及頭蓮子淵畫以  
為圖

又

公在鄉邦我在京百書終不慰生平西歸一見還傾蓋夜坐相  
看話短檠老去可堪煩送客古來作惡是離情雲泥斷從今始

肯倩征鴻訪死生

送顏幾聖龍學尚書出守泉州 楊廷秀

聽履星辰北斗寒三能只隔寸雲間周家家宰均四海漢制尚  
書本百官鷓鴣班齊瞻進步鳳凰池近却飛還河圖冠出西江  
上莫作尋常五馬看

送葉知郡 劉克莊

家在春風住二年借侯無路意悽然到來不飲官中水歸去難  
謀郭外田燈遠材良多點塔擔輕津吏易排船寧公亦似追程  
送青過囊山古寺前

送陳寺丞守延平 劉克莊

詔免延英對輕裝見吏民極知忙抹草豈是急須春色為搜空







末乃併任非要州則軍用刺史宋刺史州各一人刺之為言猶參覲也梁州刺史二千石後魏天錫二年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士也後周大冢元年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煬帝太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唐至德二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刺史一員從二品中州一員正四品下州一員正四品下宋沿唐制置諸州刺史元亦置諸州刺史從四品

羣書要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書刺史古諸侯白六帖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播龔黃之政必務六條同上於更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母之道焉白居易制陞刺大州龍溪除

趙哲制使各州刺其選尤重曲阜行趙長制并升竹使之名參

壯和門之重胡文恭行郭元義制特陞藩刺遙分竹使符並

同上遙兼刺舉之號曲阜行趙仲皖制

詩句四十專城居古詩岳牧用詞人

古今事實

賜金紫

溫璋進蔡州刺史政有績賜金紫

加金紫

劉彙進歙州刺史野媼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公使韓況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

詔賜車蓋



黃霸為福州刺史二歲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二尺

特進五階

崔護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進加司空

舒主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

秦課第一

盧從愿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秦課為天下第一爾書勞問賜絹百疋

題贊善政

盧漢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外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

褒賜敕書

尹思貞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重榮亂朔方震驚思貞無循境內獨無擾武后敕書褒慰

民立生祠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界之歲入幾三萬斛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生祠



立碑頌功

高奉簡蔡平以上蔡等四縣為潁州拜承簡刺史治堰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潁綿地二百里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容戰勞承簡夷其丘垸家財以葬葺儒宮備俎豆行禮有寢食將吏立碑頌功

芝生州署

韓思復遷潁州刺史有銅官人鑿鑿尤苦思復為賞他鄙費省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

拒生干境

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爲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弗不及耕燧止權調將吏有視者厚爲禮送是歲拒生于境人

賴以濟

入境輒雨

裴寬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

自暴祈雨

唐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公常在兮不患貧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無隄塹寇易以攻乃發卒建樓堞烽火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他郡民或餒死皆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瘵創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甚眾芝產其地

虎不為暴

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治機筭發民社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中和樂職

漢王褒為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撫字催科

陽城為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惟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闔門寢館外待命判官

遽辭去

文學愛人

薛珏遷楚州刺史時詔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允通達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貴文學宜以愛人為本宰相多其計

吏政便民

房瑄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攘民居瑄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政聲流聞

六合宅生

張九齡言六合之眾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今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二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



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爾縣令尚何言哉

一州自試

李抱真言百姓勞逸在牧願將一州以自試更授潞州刺史徙懷州凡八年

吏民尊畏

韋安石拜德鄭一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尊畏

清嚴下畏

王丘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申朝臣為刺史制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惠裕有恩

裴子餘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禮法治下

李頻乞為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盜與政亂轉相推寇而建賴頻以安

政條清簡

張鑑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斷獄寬平

鄭惠王元懿徙鄭潞絳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璽書褒賜



賜箴人愧

許圜師為襄州刺史嘗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賊者圜師不寬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飭更為廉士

撫俗賊衰

姜譽仁果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止

政教之首

唐陳子昂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宜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弃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

為政嚴明

長孫順德召為澤州刺史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順德繩檢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以給貧卑

半千禮教

員半千出濠斬二州刺史不顧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教大行

夏侯恩政

夏侯恩政



夏侯壹為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為金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前兄後弟敷政優優

賈琮寒裳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寒裳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震慄

蘇章飲酒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贓符乃舉酒飲宴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夫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舉清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侏儒罷貢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殖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字

吏罪誠遣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太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太吏慙而退

租入羸異

薛珽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管田宰相遙領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管數百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珽至悉去之租入羸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



歲貢奏罷

孔戣為華州刺史明年歲貢淡菜蚌蛤之屬戣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二萬人奏罷之

贖人為隸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人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

收豪室稅

李翱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途疫逋捐繫路亡藉口四萬權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商賈流行

薛大鼎徙滄州刺史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渠通舟楫利屬滄海魚塩至昔徙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民不為擾

王仲舒為蘇州刺史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為期不擾自辨

百姓賴安

薛登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勸守備百姓賴安

絳人賴利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行治稱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



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赦保山為固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憲顏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推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

大起學校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

高遼州佐

楊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省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請使所如其故關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

遼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差置長員詔郎官御史分道道巡獲

精汰守宰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空員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兼守宰稱職以與大平

請選近臣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守皆訴不行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嗣立請先行以示群臣后說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臺大夫楊再思等悉補外



至號清吏

鄭善果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媿之故所至有績號清吏

至有能名

劉孝恪歷具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雖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

改名以褒

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

科定其資

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事澄其源

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所至吏民懷之

絕貴要書

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托悉投之水中無所執名為貢舉舍



李景駿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貢舉通監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

汴橋立木

權懷恩過汴州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將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馬用此德幹斂服

五鑪鑄錢

李聽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一日五萬人無犯者

作均水法

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歲爭灌溉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

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暮年詔書褒美

號棠棣碑

賈敦願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願舉沒者二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擿伏下無能欺咸亨初弟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實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願立碑大市旁及敦實人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號曰棠棣碑

開後鄉渠

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

隄文谷河

薛從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瀘河引溉公私田汾人皆利之本傳



管田免役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西京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有一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歲正租庸外，宜以時增減，為民營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

發倉賤直

孫成遷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暮增戶五千。詔書褒美，還移稅錢。

李勣為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一萬石。觀察使上狀不閱。

浚渠灌田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於徒踵路。栖筠為浚渠，斷江流灌田，遂大豐稔。

治導溉田

孟簡為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闕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

廩留均賦

韓休出為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留。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



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十三 德壽堂梓

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

河役躬護

裴耀卿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撫巡節屬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梁驛為最

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戶寡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歛均省為東門知頓最

餼牽無他

元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代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濟州刺史裴耀卿

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

誅破姦盜

李吉甫為忠州刺史改彬旣一州會前刺史繼死感言牙城有物慎不敢居吉甫命苗除其厓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

信待羣盜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白歲且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答曰吾以信待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喻盜自新



皇朝類集卷之十一 德善堂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入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撫我得歡

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士皆奮攻

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餘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貽山隆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

虜不能暴

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有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護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

臥治屏蔽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公雖病可與妻子行日二十里為朕臥治為屏蔽也

統眾平賊

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乃著崔玄藉先鋒而自統眾繼之由是眾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開門偃幟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必危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

皇朝類集卷之十一 德善堂



會將作樂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都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捕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邀擊敗之

縱民就田

萬歲通天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駭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本傳

縱民歸歛

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

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歛闔部利安

怒光輔暴

張光輔討越主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二十萬以乎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主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項雖外不根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代表公政

表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然專以慈惠為本又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揚於陵代之滋行耆老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一 十六 德壽堂林  
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素公政人皆羅拜流涕

相哭立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見碑悲感

晉辛祐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枯藁乃立碑峴山百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墮淚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息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狼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倉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駭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虞而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事文類聚外集

卷之十一

十六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嚳卽其人也秦已  
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浸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  
書於公堂而春秋禱杙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  
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爲九而廬山溢  
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  
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有  
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  
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踣躡荆徐而  
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時墾  
節旁牛羽書絡驛走閩粵而持于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億功  
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

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  
美才乎故公以發矸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  
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自觀乎改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  
乎國謀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  
有九載慕斯位者風聲相軋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累累如貫珠  
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  
名氏之存者凡若干躡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志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  
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爲郡太  
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秩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



周召任功安入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  
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  
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  
分會稽為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  
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泄者多當時名公宋丞  
相劉僕射崔尚書訐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  
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  
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  
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遠臨此部况郊海門池浙江三山  
動搖於掌端靈濤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抗山夷駢檣二十  
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

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  
盧公幼平為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  
曠有清江之姿崖峩有秋山之壯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  
忠義歸者喜生首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  
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極也刺  
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  
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商丘之地辰大之宿孟諸之湄闕伯所遷微子所封之國也厥  
貢絺紵厥篚織纊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水炊骨易子隕星退  
鷓仲尼之代樹子宇之弃車左傳作甲皆此地焉梁孝王時四



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宴處更唱迭和天寒水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池鴈鷺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法於長安漢末始署為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破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為梁開路而東方諸侯并賦鹽泉所以歲約二千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敷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曜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軍之日無土不殖桑麥駸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為首存乎東壁大歷之後繼聲躅者宜司徒公為首遂

列于座右也貞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壁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習臆用為鑿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媿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自



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壽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為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於此州。堽壇猶在。後魏盧潛為揚州，亦鎮于茲。潛有惠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入推遷。宋朝丁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或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為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

通忠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二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張緯之代，公為州牧。某部郎中常延安代張典，此州會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越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



瘡痍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古詩

元使君

杜甫

粲粲元道州前聖典後生觀乎春陵行歛覽俊哲情復見賊退篇結也實國禎道州哀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

律詩

唐明皇賜崔日知往潞州

潞州新開府帝闈寵舊林妙旌循吏德持說庶昨心禮樂中朝貴仁明列郡欽會書丞相筆先賜穎川金

奉和賜崔日知潞州應制

張說

聖情留叢鎮佳氣翊興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橫八諫闕山帶五龍長連帥新恩命天人舊紀綱

奉制漕橋送新岳牧

蘇頌

蓋才膺出典中旨念分官特以專城貴深惟列郡安政行思於本風靡屬勝殘有令田知急無紛獄在寬

洛橋餞諸刺史

張說

詔儀朝廷牧符分海縣憂股肱還入郡父母更臨州預待群方







改丞為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以皇族為之開元始  
通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別駕下  
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郡始置別駕別駕一人從四品  
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稱東宮  
王府官又次當進及受代于京師者常數十人訴宰相以求  
官文宗用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  
駕宋藝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河南始置諸州通判  
命刑部郎中賈玘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  
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兩員西京南京天雄成德  
益杭并智荆南潭廣秦定等州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戶不置  
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知州者無小郡亦特置掌倅貳郡

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  
裁決與守通簽所部官有善不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逮  
至景德宋興三十四年戶口寢息解州以滿萬戶置通判自  
是諸郡多滿萬戶矣建炎初諸州通判一員減一員紹興五  
年以後旋行申請添置中典會要元置總管府治中正五品

羣書要語郡丞 別駕 郡贊治 通守 佐守 長史 治  
中 倅貳 郡政 刺舉所部官並類要 貳藩有職白集 方題  
別駕 輿贊郡符 才優佐郡 大邦端佐金同上 半刺上佐  
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杜牧行馬迥制通倅之  
官宋廣平集 通理方州同上 題輿佐岳無展驥之能陳子昂代  
表宜鷹受命之寵復踐端寮之列 劉豐商州史制 早題坐於端



察常集居半刺之任白六帖以贊元功國語分乘倅車胡文恭

行張士燮制分駕別車周世南等制分倅州治陳湜制王之倅

車注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太守之副別駕長史

司馬通謂之上佐取源刺史六條曰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版

拜刺史答拜取林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佐

知州事大曆十二年制武帝詔州郡佐史自別駕長史以下皆

刺史太守自辟通典曰比上佐或一歲或二五月即遷曾不

論以課最盧懷謹陳時政漢制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

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取源

詩句半刺已翱翔杜寄岑長史天教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

州佐晁無咎賀子瞻移守廣陵展驥旌時傑談難美代賢李文

饒許州宋司馬朱紱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山谷詩顧

我透惠分竹使與君談笑困蒲鞭坡送翟倅童子遙知頌儒袴

使君先已洗樽壘坡送賈倅池陽實天藩佐車屈時英朱晦庵

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鱗有監州坡風流半刺風流別駕

責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同上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烟入興便

成章劉禹錫送王司馬風流別乘多才思坡朱紱白銀章上官

佐鄱陽李白送弟都陽司馬半刺豈能淹驥足一封行下見龍

墀吳芾送何倅翹材必定延林叟宣室終須記買臣陳后出送

王定國倅河南分麾共領南門鑰簪筆終歸北關天唐子西贈

丘倅

古今事實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銅印黃綬

郡丞視通直一梁冠。卓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

晉職官志

車緹油屏

黃霸為刺史。詔賜車蓋高一丈。別駕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任車半刺

庾亮答郭豫書云。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車有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

題輿就辟

後漢周璟為荊河州。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璟題駕輿曰。陳仲子生不復更辟。蕃起視職。後投傳而去。

別榻設坐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預焉。同上

緋魚賞功

唐德宗命盧嶼為渭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

御詩贈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



擇日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粉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為按行圖擇日而遣

有神呵禦

蕭得聖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眠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得聖謁白帝祠見帝類向所睹異之

蘆生三節

李全忠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恠歟建曰蘆葉賴德澤而滋家有茅土之慶始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

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可舉死三章推全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二葉十年而已

刀授三公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旌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成之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也

用從事為

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別駕謝朓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焉耳世說

命處士為

事類彙編卷之十二



晉桓冲温之弟也為刺史命處士劉麟之為長史麟之不肯屈親往迎禮甚厚

皆為司馬

裴懷古杜如晦張東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瓌魏元忠張嘉貞金為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紘白居易皆為司馬

可敵三王

張仁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切皆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歎當雄飛

後漢趙温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後官至於三公

當展驥足

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為

顧球速步

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顧和字君孝

許承免逐

前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史許承老病霸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承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幸無失賢



者意

委任腹心

表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腹心之任并提幕府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為郡股肱

晉王基薦劉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止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類要

洛陽王人

周書趙肅字慶維洛陽人蚤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糧噸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王人也

邦國別駕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眾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荆楚之才

羅含字君章桓溫臨州轉別駕溫常集僚佐問羅生何如人時有荅者曰可謂荆楚之才

吾家駒

顧和字君孝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千里駒與吾宗者此子也八孝始為別駕遷尚書令又唐宗室榮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改名千里

趙軌酌水

事文類聚

卷之十一

七

德壽堂



隋趙軌別本作張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功最優  
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饌軌受  
而飲之

任公防雨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曰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  
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文公自貯大舟百姓或聞亦有  
為防者到其日早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百刺史刺史笑之日中  
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浦十餘丈漂壞屋舍所害數千  
人文公遂以古術馳名

岸憤嘯詠

晉謝奕字元奕桓溫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溫座岸憤嘯詠曰我

方外司馬也通典

移床清論

冀州刺史裴徵召管輅一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  
床在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別駕

督厲風俗

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  
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厲風  
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破碎奸猾

王志惜出為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止境內肅然  
每戰輒勝



張守珪徙幽州長史契丹奚連年梗邊使引侵力牙官可突干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主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于廟

引咎自撻

蘇長史歷陳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人笑其情

單身襍被

蘇瓌轉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身襍被自將

老幼出迎

裴懷古為并州大都督長史東民懷愛召為左羽林大將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皆携扶老幼出迎

甚有惠政

唐黃敦實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曰政在養民義須存恤

同宣教化

唐以堂吏朱儉廉為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秩六百石與刺史別乘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以入吏兼副政之名續通典

散粟活人

李臯字子簡為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音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開倉賑給



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飢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救不可擅與須陁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隋書

開倉賑民

王恂出許州長史歲旱時假刺史開倉賑民即自劾元宗赦之

決渠溉田

李聽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唐彬公亮

晉書唐彬檄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正救違闕盡規誨以納諫不顯言以彰王當朝正色焉

元忠嚴明

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所至廉介

皇甫無逸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希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斫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思謹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進省再三乃得遣

為政仁慈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慈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外罰以示威不狹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



治之而已必刑罰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政條簡肅

姚崇為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

文思益深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間其埤厄感至一寓諸文久而

文思益深

以戎服見帝

張說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敕齋草軍中論撰

見刺史致恭

孔若思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

致恭若思幼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且得英儒

管寧辟文云州民管誕燕雀之賤栖朝桐之華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

有宰相器

宋富文忠公弼從王魯辟通判鄆州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宰相之才召還東坡作行狀

有台輔量

宋趙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澶州昌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真宗實錄

得秉鈞材

得秉鈞材



呂許公通判濱州人稱其材王文正公謂王沂公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稅農具數事卒與沂公金相言行錄

以賜對除

太宗朝前河南府通判劉昱言賜對稱曰五月除少卿六月知樞密院事

佐郡守治

知成都席益奏州郡置粹所以佐郡守之治入則貳政出則按縣中典會要

改府判稱

高宗日曆常同劾陸寘疏云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

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惠州軍有呼通判為府判自寘始也

入直史館

孫尙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西京轉運副使

出為轉運

王隨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為西京轉運使

不買賈珠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倖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同上

號稱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談苑



為文戮鱷

陳文惠公堯佐通判潮州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以  
支告而戮之其患屏息

責高麗書

蘇文忠公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驕橫發醉於官吏書稱甲  
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真止朔吾安敢受使者易  
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言行錄

抗罷內侍

劉文安公沆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詣治數日而決  
之是時童獻太后詔修山谷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  
急州將移疾不敢出沆抗言于朝罷懷信歸仁宗實錄

受命佐公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且數爭事宗且曰少年敢  
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也嘗以病在告一日  
宗且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  
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徙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  
乏也宗且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仁宗實錄

使我監郡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嘗與知州爭州每云我是監  
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無所制有錢昆少卿家世杭人也嘗  
蟹常求補外郡人問所欲何郡但曰且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可  
矣



左右其政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君權不出於已者守得以善罷言行錄

裁濟以寬

蔡文忠公濟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冤同上

戮郡奸吏

李及通判曹州有趙諫者交通權貴持郡短長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身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者命及察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鞠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言行錄

籍郡司吏

公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橫甚公一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實獄籍其家賦萬計杖而黥之齊昭遠墓誌

減市木數

天聖間建太之官及洪福院市木于陝西通判陳州范仲淹言宜罷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事雖不行以仲淹為忠九廟通略

自實粟數

魯董字子固為通判歲飢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期期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言行錄



除弊農器

呂夷簡通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弊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仁宗實錄

言置常平

王文正公且通判鄭州建言置常平倉以抑兼并言行錄

請釋儲貳

司馬光通判并州上疏請釋宗室賢者攝儲貳疏二上一留中

二付中書東坡集

策獻平戎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陸州趙元昊欲叛公獻平戎十策方元昊之叛也條上利害八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遷署之凡出入資高老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泣之泣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久畜器貯用急於燕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  
自暇伏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  
樓水溢盆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  
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  
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  
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  
憂意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子佐  
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  
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  
和十六年七月八日記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遷湖外恩是出於再生仍復前官  
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  
官再紀才貳郎曹八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  
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  
至公流輩爲臣寒心奸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  
副東求不能効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  
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消塵陛對之間未  
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  
及暮年擯弃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  
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爲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邑廣  
之冠擢擇湖湘之守俸俾從在筮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



事之類身夕集 卷之十二  
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諫以誠其盡瘁報君。雖一死而不悔。謹  
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  
於太恩。

吉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  
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王  
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  
者。其於政事。空管與聞。邦國不空之譏。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  
創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藩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  
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與利除害。功徧天下。  
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摹宏遠。豈歷代明

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為貳則在唐。顏魯  
公以謫至本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  
年五月。朝請大夫開封鄭臨寔來。適二于石。缺併縮郡組。其家  
世之盛。仕學之優。施于有政。見謂明敏。初升廳事。則支傾頽朽  
懼。將壓焉。竹木瓦甍。幸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卜未利也。君曰。  
覆壓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僉工藏事。七月  
乙巳落成。拓題名記。示某曰。公太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居  
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廳載新。  
是宜為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  
兼燕楚之城社。置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詩荒唐為解。抑嘗讀  
衛詩。美文公管官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葺。



破拘攣之義得其時也。用成材，依舊貫，加顯敞焉。其東故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郡政，惠此千里，仰稱藝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某請事其末云。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蘇子瞻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

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牟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埋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牟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况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利州通判廳記

洪咨夔



上更化十有三年。南海崔公以名法從出殿成都。東其屬得宣  
 城。孫君若蒙正叔為成都宰。與俱西。明年公盡護全蜀。闢幕府  
 于劍外。緝忠貞益正叔參焉。又明年辟通判利州。利以寧武冠  
 其軍。介梁益。拓表撐裏。自晉號重鎮。中興後臺閣鼎立。又重郡  
 太守印綰。以部刺史丞貳。非他郡比也。舊有解郡治東。歲庚辰  
 合為太行臺。郡治麗于漕。郡丞俵俵無與歸。濡需而游。窶窶而  
 洵。吾腹果矣。他不暇問。正叔以為大愧。一日過南門。綿谷故驛  
 掖。仆碑摩抄讀之。皇祐中規置也。秦蜀同軌。利當孔道。故崇大  
 其館。以贏客。使其後郡將兵鈴迭。堂屋薄近。復釐為四五。以廬  
 僑士叢。猥族紛左。侈右壓庭下。老木數章。突瓦輪困。猶有百年  
 文獻在。正叔喜曰。可矣。退而咨諸長。長曰。可哉。翼衡以從。張故

以新。破晦以明。堂序有嚴。官府具體。既表舊扁。諸大夫相與落  
 之。三邊無塵。野無遺秉。可信眉一醜矣。書來屬余。以記余謂天  
 壤間孰非傳舍。閱入之地。况毀室於鴟。取巢於鵲。抑有甚不獲  
 已者。未足為正叔書也。憶疇昔過正叔。抵掌劇談。世故節節中  
 窾。卻其言利者。怨之殖也。名者忌之的也。忿與慾。損之棘也。氣  
 壹動志者。壯之蹶而得者。老之蝕也。天下所謂磨之不磷。灼之  
 不焦。震之不散者。惟一誠實而已。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誠  
 其身。則可以順乎親。信乎朋友。而獲乎上。真者不可矯。昭者不  
 可匿也。余聞而惕然。向知正叔之老於才。今知正叔之老於學。  
 故書如定十六年六月朔。洪某記。

重修通判廳記

劉克莊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即東廡爲門坐則  
 面牆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暇及趙君野翁既至則曰廳渾  
 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  
 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  
 司太守俱名按察異時獨銜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  
 輒從徬掣之倅嘗橫矣及其父也有按察之名無事權之實更  
 以督經總制錢爲職業籌筭喪雅道敲朴敗清思司存冷落吏  
 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吳退避自託於尊永者皆是也然則昔也  
 惡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倅之不削  
 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來豐以示能於郡事  
 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徼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

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雪月爲樂雅道未嘗喪清思  
 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二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  
 孫趙君名汝駒皆永嘉人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洪邁

東平梁竑夫六世而下嗣以文鳴爲大龍甲五世祖莊肅公相  
 永昭陵馴至高曾太父身榮若廟告咸都帝師昨巨邦信史景  
 鍾垂徽邁烈故竑夫以遂清學士子年未壯徹籍中朝天子以  
 監潯陽郡事所馮厚矣而竊竊然不得願今三十二年誦詩讀  
 書撥拾騷人賸殘自兩京三都唐昌黎河東先生以降眼之而  
 不置手之而不釋既久且有得則又設格諸子百氏揚子雲所  
 擯不讀者兼而有之厚積以富藏飫覽而腹中務與雍牖系樞



者卒向所固然。既不錄視詭塗，并轡追尾，儒先不暇，懶也。而予特幸友之。一日踵門告曰：「吾父母在是，吾朋從在是，吾願朝夕焉。官之長遲，吾來，斯與之卒。且至，吾不得留，今別子，子何以幸教予？」懽而語曰：「今人之稱士大夫者，子知之矣。道先王者，傳經誼，板儒術，其蔽文而廢業，吏道者，熟法制，商功利，其蔽暴而刻。自游夏之文學，聖人不以政事兩之，而問宰於莒父，鳴絃於武城。雖有明者，不能善其後。古君子大過人者，我此。今之士起家一官，主簿尉于某，令丞于某地，計里以百，民數戶以萬，欣悴恬愉，繫焉。乃曰：「我以文進，此俗吏，我耳。治中于某，守于某地，之侈民之夥，視縣且十。亦曰：「我以文進，此俗吏，我耳。立縣若郡者，舉不自効，數聞有以法制功利自予者，則圍拱而笑之。至使民重

足引領曰：「某郡有良二千石，某邑有賢大夫，胡不使我幸生此土也。由是學者，蔽民倍徙於俗吏，不幸而相參會，其禍斯人也不少矣。竑夫依於文，方將夏，青真凌閩風，與瀛洲玉堂人曹游願先致志於所蔽，江於饒山之椒，可以望會，乃日甲引導，而丁可稅也。舉措之必聞，猶鳴雞吠犬然。尚毋忘今日意，竑夫領此言，則敘而送之。紹興十二年二月五日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 義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闕，農輒發籍，土地聚貨財，招徠驃勇，士務刺擊爭鬪，以強甚者，格地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典，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



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王兵要內省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剝去。用牙磨治。壯戾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慨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為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太柄倚重之也。

古詩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代叔祖知錄作

呂伯恭

驛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子載得君侯。遙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艫。富家多勝事。此役可兼取。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抱鼓。政當勸賣劍。不必禁挾弩。嶺南鏡面平。論賞駢圭組。臨分下盃酒。不為離愁舉。

送聶士友通判上印入朝

楊廷秀

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有筆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壁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為小緩雲間翮。竭來螺浦分風月。開軒



不與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春風玉筍催  
綴班相門有相君勉旃凌烟再寫進賢冠

選張倅

楊廷秀

山西勁氣何曾歇秦漢迄今幾奇傑張公長身鬚鬢蒼料飛不  
入鷓鴣行在卒叫譴民震擾不勞笑談斯須了皇上方披輿地  
圖煩公赤手擊單于捕逐虎豹公則老坐運籌策君尚少

選吉州通判趙德輝上印赴闕

楊廷秀

太守九秋霜通守三春風太守鏡照膽通守淵涵空古來人才  
在寒士皇家人才在宗子君看一趙作廬陵寬猛晦明兩相濟  
太守已乘八使車通守合分五馬符行看二趙俱法從老夫別  
獻中和頌

送文學士倅邛州

王介甫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學學漢守  
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為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  
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諭傲不訪碧雞祥問君  
行何為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為親榮區  
區談一方

和樓大防

吳芾

貳車真英豪逸如千里驟又如禮樂器肅然在宗廟身應輔明  
時與國增光耀胡為佐一州從容陪坐廬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吳伯恭



鳴騶前日餞出使。搥鼓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官尚薄。道傍羨者何其稠。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美供甘柔。先春鑄牙入午。竅被臘箭茁充晨羞。况復詩壇執牛尾。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萬壑徧題品。會有采者人名道。

留別蘇仁仲通判

周必大

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光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踈。尊前竊窺傳新唱。耳畔瀾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恣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王介甫

淶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濱。酒醪猶美好。茶苑正芳新。聚泛鱗前月。分班焙上春。仁風已及俗。樂事始關身。橘柚供南貢。楓槐望

北宸。知君白羽扇。歸日未生塵。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王介甫

渾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為可為。余嘗憐洛民。馬齒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為談者強。高議不同俗。成功人始思。末子到官日。忽忘吾此詩。

送王恭父監丞倅潼州

楊廷秀

淡墨倫魁正少年。蓬山壁水得詩仙。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秋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送張倅

孔毅父

清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二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



期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爲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送通判范朝散秩滿造朝

洪邁

打鼓發姑熟送君朝帝鄉風流夸半刺耆舊憶襄陽別酒不成醉征塗能底忙只應旗脚轉趁此來天京我欲菟裘老推排強典州同官有才俊坐甯得遨遊便作烟霄去知難郡縣留畫船看不見江水自東流

送趙富文彥博倅洪州三首

周必大

期集分携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梅黃夜雨天

花發河陽政蚤成策勲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

章第十人

南浦飛雲繞棟樑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吏散文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送王嘉編修通判洪州

周必大

籍甚西樞掾居然出處光人猶思賀監天未起張良南浦雲應碧東湖柳正黃古人求別駕不是薄星郎

送楊敬之倅湖南

李陟

久嗟塵匣掩青浮見說除書試一聽聞君却作長沙傳便逐秋風過洞庭

送權郡詹通判

劉克莊

半刺已官尊常時讀魯論身居恭叔里心在晦翁門貧士來遮



路詩人送村君能齊得喪何必戀華軒

餞荊州崔司馬

韓退之

茂社雕龍昔香名展驥初水連南海漲星拱北辰居稱發仙人履將題別駕輿明年徵拜入荆玉不藏諸

送梅子明學士通判餘杭

張耒

晉人神仙後厭直承明廬借問太守誰于雲蜀明儒相過不妨飲坐庸治有余

送向國博通判桂州

范文正

遍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歸書清白最寧問橐中金

送懷州吳別駕

岑參

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單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送從弟宣州長史

李白

爾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閑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

# 府判

歷代沿革唐天寶後有判官之名未見品秩後唐長興二年詔

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軍事判官等是時判官多本州自辟舉清泰中始擇朝士為之宋公五代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置推判官各一人太平興國中以替善大夫十員充諸州節度判官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為幕職官皆從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諸曹改為士戶儀兵刑工曹椽建炎初復舊制焉元置總管府判官正六品上州判官



正七品中州判官從七品下州判官從八品

**群書要語**佐相幕府白集判官制學業才畫堪置幄中同上出

保傳之重顯之以屏王室擇賓從之賢佐之以齊政經徐騎省

行浙西判官制貳諸侯之幕公是行錢藻制今之俊又先辟于

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

卿者十八九焉白集温堯卿判官制藩隅之重委以侯伯軍府

之要掌在賓僚佐廉問澄清之務撫華夷錯雜之人俾其不安

實在參贊白集路費等桂州判官制尹縣神州治甚簡便通籌

盛府言必端詳表持浙西判官制于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

不怠亦何遠而不屆哉白集

**詩句**燕臺上客意何如杜寄李判官子雖驅幹少老氣橫九州

杜送常評事充判官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高適別駕判官

良籌佐戎律岑參才美鷹推薦君行佐紀綱杜雲深驃騎幕杜

送廣州判官李郭應時望王楊入幕頻崔峒寄楊李郭王四判

官詩兼曹謀未展入幕志方攄寇拒南省寓直兼充節度判官

蚤赴從軍幕長清外域塵孫逖送李判官時稱謝康樂別事漢

平津李嘉祐送王諫議充留守判官辟書今日看君去王介甫

送王介甫

**古今事實**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

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再造其室即見其人

事文類聚十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先逢吉而至率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入為御史

唐楊俊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

奏充判官

宰相徐商領監鐵奏王徵為泰佐及徵拜拾遺商罷相鎮江陵

以徵舊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充荆南節度判官職官分紀

召為校理

葉清字道卿為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召還為集賢校理東都事略

俱為判官

唐柳公綽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

王佐才

崔造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李棲楚辟為判官

舍人樣

徐堅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引為判官屬文典厚再思每月為鳳閣舍人樣

紗籠中人

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盧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為相者否僧云金無公曰其妙擇質僚豈無一人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厭藩後果為相原化記



白身判官

正元中仕進道塞請謁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惟一御史令  
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秦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  
抱器之士用為謀主日以恣橫元和已來始進用有序南窓新書

下州判佐

狄仁傑授下州判佐唐書

文學超邁

推判官各限年任惟文學超邁任不限年後唐長興詔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辟為太原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才思俊麗德宗  
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同

清幹善斷

裴寬以文詞進景雲中潤州刺史韋銑引為判官清幹善於割  
斷銑重其才

以律吏稱

魏元忠鎮朔方崔白知字子駿與張說同為判官以律吏稱

以儒學名

尹洙字師魯以儒學知名僉書孟州判官同上

佐治之才

韋臯等初擢第即通判諸州代還太宗以兩使判官得替者尤  
鮮故多關負乃以臯等十五人為之且令縣歷觀其佐治之才  
也三朝政要



不羈之才

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于酒授筆立就度曰不羈之才也

為得多才

唐鄭從讜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大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皆一時選

鄭從讜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金唐書

所至風動

為江西團練判官時公出巡所至風動柳宗元為相國柳氏行狀

盡心其職

公字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子由撰東坡行狀

盡心細務

明道字伯淳僉書鎮南判官為守者嚴刻多忌先生事之甚恭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相與歡甚屢平反重獄伊川撰程明道行狀

究心吏事

張九成字子韶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曾曹建白



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言行錄

悉委王休

王休字子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宋文公熹為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公樓攻媿集

欲踈蔡下

陳忠肅公璿字瑩中公為越州僉判蔡下為帥待公甚厚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輒不得上會胡侔闕俾公攝權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言行錄

投檄而去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

此事左相專遣入封來知之不命書鎮東通判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王上大下郵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決意宗臣大慙九成投檄而去中興係年錄

拂衣而去

李瓊頴桂管奏柳壁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壁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民得不擾

劉隨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千萬株以限內外民得不擾長編

祥正能詩



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  
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熙寧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事略

荆公讀書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日已高  
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  
謂荆公曰公少年無或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  
公非知我者魏公不知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  
屈聞見錄

不徇監司

張九成字子韶僉判鎮東軍民員離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  
知無辜莫敢辯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

欲追繫苛擾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首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  
宜苟徇節投檄而歸張九成事迹

論伐安南

朱光庭字公拔范純仁帥慶州辟為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  
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禽獸蓄之蓋夷狄得其地不  
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不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東都事略

夷稱吾父

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求劉隨繩按之及隨罷夷人數百  
訴于轉運使稱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同上

盜活有冤

趙忠獻王普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數百將就外



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言行錄

焚王均移書

陳從易字簡夫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東都事畧

責美人教旨

麗莊敏爲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官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抑官者坊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宮中之命毋得施行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先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子厚

士之習於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永州也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群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在桂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李觀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邇乎哉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綱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軍爲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來亦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山連城守今則大者或十數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



察其所由使亂不能長使理不得渝猶川之有防猶戶之有樞其擊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員人謀而濟美佐而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爲其人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大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爲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詞章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寃囚疑似得昭糾紛得寧四方翕然籍甚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俗民不醇良吏不清廉無日無之公乘軺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府之士爲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人德之蓋務仁化變檢

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事自公作故百無一二焉議者以爲視公之爲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從姪觀拜命而書惟公之羞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觀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繁我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求厥人任厥事觀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表德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轄睦亦何貳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俾補亦何貳焉袁



生恢恢然皆皆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隣行飾以貞言飾以溫始  
韋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登是邦生方射于義興袞然見嘉乃  
殊常察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韋  
公答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智以文美焉哉韋公遇生以  
善生報韋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  
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  
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  
年冬皇帝郊吳夫禮百神修廢繼絕求舊惟新生以尋南陽之  
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為古人曰賞延于  
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  
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袁生弘聽前軒如翬斯飛植竹新欄如

鳳斯食乃自府公爾為記某公驪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  
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  
太歷中宰臣常公以為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  
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實始於今請以生之官氏冠  
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  
乎記中云爾

筠州判官廳壁記

周必大

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一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  
侔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各司  
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為  
歿筠州判官王牒彥璋南夫弟兄競爽同取科第以嘉泰壬戌



七月寔來持身正蒞事明一郡嘉賴官廨在麗譙內蓋尚書郎  
趙不遜茂中營造於紹興之庚午踰五十年敝當改爲前政周  
景南經始而不克至是太守王淹伯奮既給竹木又出羨錢四  
十五萬米百斛得南夫易而新之相其地形深財十餘丈博則  
加倍乃列堂與廳金南向廳爲三間其後分東西二齋榜曰壺  
天者禮部侍郎倪思正甫東隱時所題也堂爲五間深明雅潔  
不侈不陋介于二者有古籓堂茂中爲叢桂設也稍東面西有  
尚綱堂南夫所創也九月龙工闕月而成予愛李觀元賓記常  
州判官袁德師屢謂前軒翬飛竹欄鳳食蓋由郡守韋公遇袁  
以善表報章以誠遂濟登茲今筠守甚賢捐費不吝幕下又賢  
居之也安善遇誠報賓王兩得惠政加乎千里豈有既乎姑狗

其請爲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律詩

贈田判官

杜甫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秦首領將軍只  
數漢嫖姚陳留阮禹誰爭長京兆田郎畚見招麾下賴君才金  
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送張判官

杜甫

處士聞名蚤遊秦獻疏回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  
開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送陳留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

李白



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惟道二數公。綉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贈辛判官

李白

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張于湖

珍重清江楸相從，五見秋炎涼無改。節夷險有忠謀，蓮幕開新府。蒲帆漾小舟。

送斛斯判官

杜牧

蒼蒼烟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裏拜文星。

酬甄判官

岑參

天子廊廟器，迥然青冥姿。闔外佐戎律，幕中吐兵奇。

餞宋袁彭中丞判官之嶺外

高適

觀君濟時略，使我氣填膺。長策竟不用，高才徒見稱。一朝知已達，累日詔書徵。羽翮忽然動，風飈誰敢凌。繡衣嘗節制，幕府盛威稜。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登。

寄嚴判官

劉方平

才子方為客，將軍正愛賢。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高適

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南才無不通行矣，莫徒勞。

送楊諫議赴河西節度判官

熊曜



賢哉征西將。幕府多後人。籌議秉刀尺。語言在經綸。行行弄文翰。婉婉光使臣。

送陳之邵僉判赴闕

蘇子瞻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服。或出五殺皮。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望君留此府。助我憐其衰。念君珊瑚質。當今臺閣宜。

贈李文判官

杜甫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駟驥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須來樹嘉政。皆已傳眾口。討論實解頤。操制紛衆手。八幕未展材。秉鈞孰為偶。

送錢文季僉判

楊廷秀

東海珠胎清廟珍。璧水秀彥第十人。胡為俯首蓮花綠。如有用我試治民。古來幕中要婉畫。君乃不肯作此客。囊篋細碎吾不能。玉壺清冰朱絲直。梅花雪片迎新年。送君搏風上九夫。鳳池雞樹只咫尺。致君堯舜更努力。

贈尚長道僉判

楊廷秀

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合於王荀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燭花照別若為情。日邊已辨除書着。莫戀南樓秋月明。

送龐僉判

王介甫

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况出群。一相開藩嘗負弩。三年通籍更從君。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



樂者君摩翮上青雲

卷之六十一

三十八

行言

生木

...

...

...

...

...

...

...

...

...



